

【豐年老相簿】

文 | 王柏鑑

甘蔗好吃雙頭甜



甘蔗，是台灣的主要農作物。早在16世紀(西元1624年至1661年)，荷蘭人占領台灣時期，蔗糖是最具國際競爭力和知名度的出口商品。

鄭成功收復台灣後(西元1662年至1683年)，台灣蔗糖產量增加3倍。郁永河的《台灣竹枝詞》說：「蔗田萬頃碧萋萋，一望蘢蔥路欲迷。綱載都來糖部裡，只留蔗葉餉群犀。」

蔗糖，真的是台灣之寶。小時候，我們家種了很多甘蔗，有白甘蔗，也有紅甘蔗。白甘蔗，白綠色的皮，是蔗糖的原料，送給糖廠製糖。這種甘蔗，日據時代稱為「會社甘蔗」。「會社」，是指製糖株式會社，也就是後來的糖廠。我曾祖和祖父，都曾經做過糖廠的甘蔗原料委員，對台灣糖業的發展，有貢獻。紅甘蔗，深紅色的皮，甜分夠，很好吃。

雲林縣是甘蔗的產地，種蔗面積25,000公頃，放眼四野，蔗林成海。種出來的甘蔗，又直，又甜，又脆。我喜歡走過蔗林，感受四時的更換與生命的遞變。春天，蔗苗萌芽，青綠可愛；夏天，暑氣凌人，氣息洋溢；秋天，金風送爽，長劍舞動；冬天，蔗花翻白，蔗香醇郁。每年的冬尾，是甘蔗的採收季節。收穫總是令人欣慰的。大人歡喜有錢收入，小孩垂涎那成熟的甜味。農人駕著牛車，滿載著甘蔗，從蔗田，搖搖晃晃地，往蔗埕走。甘蔗，就在這裡，上了小火車，哐噹，哐噹地往糖廠去。

以前，農村的小孩，沒有什麼零食，看到搬運甘蔗的牛車，經過村子的路口，就搶著「抽」甘蔗，不管骯髒，啃著皮就吃。我們家的



孩子，是不許「抽」甘蔗的。我媽說：農人很辛苦，種甘蔗給會社磅，你抽一根，他就少拿一分。當時，社會流傳「第一慾，種甘蔗給會社磅」的諺語，大家對蔗農的處境，十分同情。甘蔗的經濟價值很高，除了製糖之外，甘蔗葉，用來當牛的飼料；甘蔗皮、甘蔗根，當柴燒；甘蔗渣可做隔音板。作家梅遜說：「兩杯甘蔗汁，奇蹟似的把我從死神的牙縫裡沖了出來！」好神奇！

我爸爸喜歡啃紅甘蔗。他說：「嗑甘蔗，可以降火滋身，健牙強頸，從尾倒吃，漸入佳境，人生應當如此！」父親已經歸仙。這句話語，常繫我心。「漸入佳境」，用現代話來詮釋，就是「漸漸進入更好的境界」。「倒吃甘蔗」的做法，也告訴我們：做任何事，必須先歷經辛苦，才能逐漸嚐到甜美的成功，使我們努力奮進，不致半途而廢。

虎尾，是產糖的地方。他在這裡，幹過兩屆鎮長，而他本身又是個蔗農。這句話，是他從現實生活中體會的至理名言。太史公司馬遷說：「此言雖小，可以諭大。」正是最好的寫照。虎尾，是知名的「糖都」，促成虎尾起飛的功臣，就是台糖虎尾總廠。西元 1903 年，日本人在虎尾

設立了製糖會社。從此，糖與虎尾的關係，甜甜蜜蜜。

油價北港訂，蔗糖虎尾榨。日治時代的虎尾糖廠，產量獨步全台。台灣光復後，虎尾糖廠，意氣風發。糖，為我們國家賺了許多外匯。虎尾雄風，名揚四海。NCO310 蔗種的研發成功，是虎尾糖廠最偉大的貢獻。這種品種的糖分，比當時台灣製糖的主要蔗種

F108，高了兩度；分蘖力旺盛，比 F108 高 3 倍；生長期，也由 18 個月，縮短為 11 個月，好處多多。

NCO310 的引進，為台灣糖業，創造了第二個春天。屹立虎尾同心公園的 NCO310 甘蔗推廣紀念碑，就是台灣糖業發展的歷史見證。

糖，注入了虎尾的生命力，帶動了小鎮的繁榮。我生於斯，長於斯，也在這兒成家立業。我跟虎尾的緣，是綿綿不盡的。

王柏鑑：台灣雲林人。

現任神農廣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。曾任教台灣藝術大學、銘傳大學、世新大學。他是一個純樸的庄稼人，他熱愛土地、重視農業；他是一個另類的傳媒人，他堅持理念，鍥而不捨。

